

鄱阳湖流域新猜想

□ 占良生

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其起源问题犹如一座神秘的高峰，吸引着无数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奋勇攀登。时至今日，中华文明探源虽已取得累累硕果，却仍未盖棺定论，那最初的火种究竟在何处点燃，依然是学界与大众热议的焦点。

长久以来，“满天星斗”说描绘出一幅各地文明多点开花、交相辉映的壮阔图景，诸多史前文化遗址如繁星散落华夏大地，各自绽放着独特光芒。然而，在这繁星簇拥之下，人们不禁思索，是否存在一个核心区域，如同花盆之花心，凝聚各方精华，引领文明发展大势？传统观念中，中原地区以其广袤平原、适宜农耕的优越条件，长期占据着文明核心探讨的重要位置，承载着厚重历史积淀与文化遗产，是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关键摇篮。

但当我们目光投向南方，聚焦鄱阳湖流域，一片崭新的探索天地豁然开朗。鄱阳湖，这片灵动的水域，绝非孤立存在，它镶嵌于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文化引擎之间，是东南大地水系网络的关键枢

纽。其水系纵横交错，既接纳长江奔涌不息的滋养，又与周边内河紧密相连，仿若大地血脉，滋养着沿岸万千生灵，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内河文明。渔业、稻作农业在此蓬勃兴起，水上交通催生频繁商贸往来，从质朴的陶器到精美的织物，一件件文物诉说着先民们依水而居、创造生活的智慧。

更为独特的是，鄱阳湖濒临东海、南海，海风携带着远方的讯息与机遇吹拂上岸。早在远古时期，这里的居民或许已扬帆起航，开启近海冒险，以海贝、鱼骨饰品为证，海洋元素融入日常生活，海洋贸易初现端倪，使得鄱阳湖文明在吸纳内陆精魂的同时，拥抱海洋广阔天地，成为内河与海洋文明深度交融的先锋典范。它兼具二者优势，既有内河文明的稳定内敛、精耕细作，又具海洋文明的开放包容、探索冒险，两种特质碰撞融合，迸发出超越地域局限的活力。

假设鄱阳湖流域即为中华文明源头的“花心”，诸多历史谜题似能找到新解。周边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，如同一圈圈年

轮，记录着文明从萌芽到壮大的历程。从原始聚落布局反映的社会结构雏形，到陶器刻符蕴含的早期文字线索，再到祭祀遗迹昭示的精神信仰追求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厚重过往。它向四周辐射影响力，与中原等其他区域交流互鉴，以自身独特魅力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注入初始动力，带动各地文化如众星捧月般协同发展。

当然，这一假设尚待更多考古实证与严谨学术论证夯实根基。但鄱阳湖流域已凭借其独特优势，向世界发出叩问文明起源之门的强音，激励着后来者深入探寻。在未来研究征程中，每一次新的考古发掘、每一项科技手段助力下的分析成果，都可能为这一猜想添砖加瓦，使中华文明起源脉络愈发清晰，让世人终能溯源而上，一睹华夏初始曙光，领略那波澜壮阔、生生不息的文明起源史诗。

如今，鄱阳湖静卧东南，守望者历史深处的秘密，等待着更多有志者揭开其神秘面纱，还原它作为中华文明滥觞之地的无上荣光。

文化宫里的文化洗炼

□ 吕宜杰

工人文化宫是职工群众学习文化的殿堂和精神家园。经常参加文化宫活动，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文化积累和洗炼。

我是一个诗词爱好者，多年来创作过一些诗词，还总想不断提高创作能力。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江市在工人文化宫创立江州诗社起，我就经常参加江州诗社及其更名后的九江市诗词联学会的活动。通过学习借鉴，我得到了多方面的收获。

领悟到立意是诗词的灵魂。立意如何可以让一首诗词高下立判。立意就是思想性。没有正确的思想性，内容低俗，艺术性再高，人们也不喜欢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传播正能量，体现人民性，表达真情实感，是写诗不可替代的基石。

体会到诗重发端。开头起得好，一首诗就成功了一半。如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一开头就是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”意境深远阔大，读来让人心胸豁然开朗。而如何破题，即如何开头，往往是诗人首先要大费脑筋的问题。

感受到必须拒绝“老干体”。“老干体”就是干巴巴的诗体，是

时下诗词创作中的一种不良现象。其特点是语言直白，浅显枯燥，标语口号，没有诗味。“老干体”符合格律要求，但语言跟顺口溜一样，呆板乏味，有人称其为“格律溜”。“老干体”和“格律溜”是同一含义。诗词除了讲究格律外，还有多种表现手法。如拟人、夸张、比喻、含蓄、反衬等等，有高度的艺术性。反对“老干体”也不是追求深奥难懂，用僻字僻典。相反好的诗词也用最平常的语言。如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语言极其浅显。由于观察细致，修辞巧妙，反映了积极向上的心态，所以千古流传。总之写诗要找好切入点，并努力追求修辞效果。

由于有了上述收获，创作能力提高了，我早已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老会员了，也曾经在全国诗词大赛中拿过一些小奖。

工人文化宫阅览室是一个有浓郁书香的好去处。我是在工作之余经常泡文化宫阅览室的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通过文化宫阅览室的学习积累，连续写作了几篇关于道德建设的文章，发表在报刊上。文章分析了

道德滑坡的危害，提出人的思想道德进步是一个不行不高、渐行渐高的过程。人们必须锲而不舍，永不松劲，加强自我革命，使自己的思想道德永远处于渐行渐高的状态中。

工人文化宫还是书法协会会址。我对书法也有兴趣。书法既要勤练，也要博采众长，善于吸取他人的经验，加上自己的修养，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。我到文化宫书协去，总是不声不响地到现场观看老书法家们的书艺，看看他们起笔、运笔、收笔全过程。如逆锋起笔、悬腕运笔、缓慢转笔、暗力收笔，注意偏旁大小和位置的合理搭配等等技巧，靠个人临帖是得不到的。我把自己的心得运用于练习的实践中。虽然我的字称不上什么书法，但也有一定进步。到了春节前，社区就会请我去为居民写春联。看到居民美滋滋地拿走我写的春联时，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

文化宫的本质内涵是文化。经常跑工人文化宫，我得到了诗词文化、伦理道德文化、书法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洗炼和提高，深切感受到工人文化宫的亲切和温馨。

我身边的“拼命三娘”

□ 袁演

见到“劳模”征文启事时，窗外的樟树正抖落几片老叶。透过斑驳的树影，我看见双琴抱着一摞古籍匆匆走过庭院。这个画面像把钥匙，“咔嗒”一下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
十八年前那个溽热的七月，文学所会议室里挤着5张年轻的面孔。双琴就坐在我斜对面，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像株青竹，纤瘦却挺拔。那时我们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从鄂西大山走出来的土家族姑娘，会把根深深扎进宋代文学的沃土。

记得她总爱穿件洗得发白的浅绿色碎花衬衫，办公桌上永远堆着《全宋文》《宋史》这些砖头厚的典籍。有一回赶材料到凌晨，我发现资料室透出微光——双琴正蜷在书堆里抄录碑帖，手边有半块硬邦邦的馒头，保温杯里的浓茶早已凉透。那时她刚接手宋代进士数据库建设，为核对一条生卒年月，能翻遍三个县的县志。

“琴啊，你这是把办公室当洞房了？”老所长有回打趣道。她推了推眼镜憨笑着，镜片上还沾着校勘时的铅笔灰。的确，这些年我们见证她将青丝熬出白发，又奇迹般转回乌黑。案头那盏台灯记得，多少个深夜，她单薄的身影投在墙上，随书页翻动摇晃成倔强的剪影。

最让人叹服的是她对时间的“抠门”。早餐永远是达利园小面包配凉开水，有次我塞给她热腾腾的煎饼，她连连摆手：“还是啃玉米方便，腾出手还能校两页稿。”单位工会春游她总缺席，说是要校对文稿查阅资料，可我知道，她是不愿浪费一分一秒——有一年除夕，我撞见她猫在空荡荡的办公楼，正仔细地校对《江右文库》的书稿。

这个较真的姑娘也有可爱一面。某次研讨会上，她为“妇”字的构型气得拍桌子：“凭什么女子就得持帚做家务？”散会后却悄悄问我：“你说，要是把‘妇’字考证出新解，能不能改字典？”眼里的光，亮得像小时候攒糖纸的丫头。

疫情最重的那年，我病得形销骨立。双琴隔三差五地借着微信念叨：“今天天气挺好呀，来艾溪湖我家附近走走吗……”亲切动容的声音混着寒风，把生的暖意一寸寸渗进门缝。后来才知，那阵子她婆婆正住院，俩孩子在家上网课，她硬是挤出时间查资料、准备论文开题报告。

去年深秋，资料室窗台上的野菊开了。双琴捧着博士录取通知书冲进来，鬓角沾着金黄花粉。“40岁读博是不是太晚？”她问。我指着窗外经霜愈艳的菊花，想起她总说的那句话：“学术是场马拉松，比的不是爆发力，而是持守的真心。”

此刻，春风正掠过她办公室的窗棂，卷起案头未合拢的书稿。这个把青春写成注脚的“拼命三娘”，依然在故纸堆里追寻着文明的光亮。她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，却像檐角铜铃，在岁月深处响成清越的长音。

